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彭公案 第一一七回 捉叛逆群雄建奇功 彭欽差回都見聖主

話說金眼雕正在阻擋官兵，不叫進山。山內焦振遠之妻，知道他父子被擒，全家絕無生路，就放火將莊院一燒，全家投火而死。這邊吩咐百姓將火救滅，押解著焦家父子直奔大同府，官兵各歸本標。眾人回到公館，把剿滅劍峰山之事回稟了大人。大人吩咐，把焦振遠帶上來細細審問。焦振遠並不隱瞞，俱皆招認。便把他父子六人，交大同府釘鐐入獄，九花娘、馬賽花並收女監。

大人拜折入都，將剿滅畫春園、劍峰山的出力人員，奏明聖上。

又款待邱成，厚賞伍氏三雄。金眼雕隨即帶領伍氏三雄回元豹山。

過了幾日，聖上旨意下來：叛臣傅國恩剋扣兵餉，縱兵叛反，著在大同府就地正法。九花娘、馬賽花凌遲處死。焦家父子著彭朋酌量照例治罪。

這一天，金眼雕帶著伍氏三雄，同勝奎來給焦振遠求情，苦苦哀告大人，要給焦振遠留後。大人說：「焦仁大鬧公館，目無官長，持刀行兇，理應斬首。焦振遠縱子行兇，劫牢反獄，理應凌遲處死，看在邱成面上從輕辦理。焦信窩藏九花娘，起禍之端，亦行斬首，只把焦義、焦禮、焦智充軍西安府，永不

准回。是日派大同總兵和知府三人做監斬官，在大同府西門外施刑。將諸事辦理已畢，勝奎辭別大人，回黃羊山勝家寨，所有功勞都給了孫女婿武國興，又派李環、李佩保護武國興跟隨大人入都。伍氏三雄隨同邱成上元豹山。神手大將紀有德立功不要，全給孩兒紀逢春。

大人將事件辦畢，騎馬回都交旨。一路之上秋毫無犯，到了京師面見聖主。粉面金剛徐勝得了河南參將，高通海、劉德太賞三等待衛，武國興昇天津衛守備，紀逢春以南山千總補用，蘇永福升京都右營把總，蘇永祿升南營把總。眾人辭別大人，各各領憑，帶家眷上任。徐勝又回大同府完姻，娶俠良姑過門。

武國興帶著勝玉環和李環、李佩，奔天津衛接守備任。此時，只剩下蘇永福、蘇永祿、高源、劉芳四人在家，住在大人衙內。

伍氏三雄在元豹山住了幾天，想要回南，便在邱成跟前告辭。金眼雕送了五十兩盤費，三人離開元豹山，順著道路往前行走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這天來到新保安地方。正在茶樓吃茶，只聽喝茶的人在說：「咱們這個地方，老爺倒是清官，自到任以來，斷事如神，不幸這地面又出了無頭命案。北新莊花得雨的侍妾金娘，與家人進財通好，二人被人殺死，把人頭掛在大道柳樹之上。他家中有人呈報當官，老爺驗屍回來，一無兇手，二無對證，咱們這裡的兩個班頭陳清、馮玉，雖是久慣辦案之人，為這件事也甚是為難。」內中又有人說：「殺人的這位，倒要算驚天動地的英雄，他殺的是姦夫淫婦。」眾人正喝茶說著閒話，三爺伍芳說：「大哥、二哥！提起這一段事情，我還沒有對二位兄長說起。那一日走到這裡，瞧見姦夫淫婦，不想我方到屋中，早有能人把他等殺死，人頭不見。今朝此事尚未完案，二位兄長想想，此事應該怎麼辦？」大爺說：「這件事你不知道是誰做的麼？」三爺說：「我不知。」大爺

說：「那天晚上，是我把他二人殺死，將人頭掛在樹上的，這場官司我還得打，你們回河南三仙莊，家中事情全托靠你二人了。」三爺說：「這場官司我打了，你二位兄長回去吧。」伍元說：「大哥、三弟都不必爭，這件事理應我去。你二人回家，我來替兄弟、哥哥打這場官司。」說著就給了茶錢，下樓直奔二府同知衙門等候。

大爺、三爺跟隨在後，來到班房之中，說：「哪位班頭該班？」過來兩個班頭陳清、馮玉說：「我二人是這裡班頭。」

大爺說：「北新莊殺死二人的是我。」二爺說：「北新莊殺死二人的是我。」三爺也說：「是我。」兩個班頭知道這三位都是英雄，連忙問道：「貴姓？」大爺說：「姓任，叫任大，這是我兩個兄弟任二、任三。」二位班頭就將他們弟兄俱自認是兇手這稀奇之事稟明二府，請老爺酌量辦理。

法福理乃清正之官，一聽此言，吩咐升堂。兩班役吏答應伺候，將伍氏三雄帶上堂來，跪下磕頭。法福理往下一看，見三人虎背熊腰，威風凜凜，五官之上帶著一團英雄之氣，不象行兇作惡之人。作官的講究聆音察理，鑒貌辨色，他一見伍氏三雄，就知道是俠義英雄，往下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家住哪裡？因何在北新莊一刀連傷兩命？從實招來！」伍大爺說：「草民是河南嵩縣人，名叫任大。只因那一日夜過北新莊，聽人傳言姦夫淫婦奴僕欺主，以下犯上，我自幼受過異人的法術，便夜入北新莊，殺死了姦夫淫婦。聽說老爺捉拿兇手，我等特意前來投案。」伍元與伍芳也是這樣說法。老爺吩咐，暫且把他們三人看押起來。這老爺本是清官，見三位義士前來投案，就有些愛慕之意，故暫且退堂。

且說三仙莊伍大爺的家中，石氏算著中秋節時，丈夫同三位兄弟該當回來了，卻至今不見音信。她同賈氏正在思念之時，

家人通稟說：「舅老爺來了。」石大奶奶問道：「是哪位舅老爺？」家人說：「三杰村的碧眼金蟬石鑄。」大奶奶說：「快請進來。」石鑄到裡面給姊姊行了禮，又見過了賈氏，說：「我姊丈現在哪裡？他三人怎麼至今尚未回家？」石氏說：「你姊丈同他的二位兄弟，被大同府元豹山金眼雕邱成約請，到劍峰山捉拿焦振遠和五鬼去了。」石鑄說：「我久聞金眼雕之名，未能見面，小弟明天去探問姊丈的消息，訪問金眼雕便知。」石鑄吃完飯歸家，次日便出門上路了。

那日到達京都，住了兩天，便出離德勝門。石鑄想：我姊丈在元豹山住著亦未可定，就順著大路往前行走。到了保安州地方，聽人紛紛談說：「此地出了新聞之事，北新莊夜內捉奸，殺死姦夫淫婦，一月之間兇手無獲。忽然來了三個人自行投案，說是姓任，乃是親兄弟三個，哥哥要認，兄弟也要認，彼此相爭。」石鑄一聞此言，就知道是綠林俠義所為，可惜我不認識這三個姓任的，不如今天去到衙門探監。」便到了二府同知的衙門首，說：「哪位該班？我來瞧那任大、任二、任三。」班頭說：「你貴姓？」石鑄說：「我叫任四。」班頭就和他一同來到班房，說：「任大爺，你兄弟任四爺來了。」三雄所了莫名其妙，只得說聲「有請。」見石鑄前來，伍氏三雄吃了一驚。

石鑄這一來，鬧出一件驚天動地之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